

二十世纪百大英文小说

康拉德海洋小说

吉姆爷

Lord Jim

〔英〕约瑟夫·康拉德◎著

梁遇春 朱一苇◎译

[英] 约瑟夫·康拉德◎著

梁遇春 朱一苇◎译

吉姆爷

图·书·阅
读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吉姆爷 / (英) 约瑟夫·康拉德著; 梁遇春, 朱一苇译.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8.11

(康拉德海洋小说)

ISBN 978-7-5682-6409-9

I. ①吉… II. ①约… ②梁… ③朱…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
现代 IV. ①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27327 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总编室)

(010) 82562903 (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010) 68948351 (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 /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 13

责任编辑 / 朱 喜

字 数 / 270 千字

文案编辑 / 朱 喜

版 次 /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校对 / 朱 喜

定 价 / 48.00 元

责任印制 / 李志强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 本社负责调换

献给 G.F.W. 霍普夫妇，

感谢我们多年不变的深情厚谊。

作者序言

当另一个灵魂相信它的那一刻，

我确信我的信念会无限地增强。

——诺瓦利斯

作者序言

这篇小说刚印书问世时，一般人纷纷议论，说我是跑野马，带不住了。有些评论家认为这部作品以短篇故事开场，结果却超过了作者驾驭的能力；还有一二位发现了内在的证据，这倒使他们觉得怪有趣似的。他们指出叙述体受限制的诸点。他们申说，无论要叫谁那样滔滔不绝地尽讲，让旁的人们倾听这么许久，怕是办不到的。这是不大可信的，他们说。

对于这一层，我差不多萦回思索了十六年的光景，还是不很以为然。我们知道，无论是在热带或是在温带，人们往往坐到深更半夜，“轮流着讲故事”。如今这不过是一个故事罢了，何况屡次打断了话头，多少可以让人松一松劲，养一养神哩；至于听众的耐性，那就不得不承认一个先决条件——这故事确是有趣。这是不可少的初步的假定。倘使我并不相信这确是有趣，我也绝不会动笔写了。单就精力能不能撑持这一点说，我们都知道，国会里有些演说辞发表时并不止三个钟头，倒几乎占了六个钟头呢；可是这本书里面马洛讲演的那一部分，我敢说到不了三个钟头就能高声念完了；再呢——虽然我把那

些无关紧要的枝叶都绝不容情地删掉了——我们不妨假定，那一夜总该备些茶点的，不管什么矿泉水来一杯润润讲演人的嗓子。

可是正经说呢，实际的情形是，我最初的意思不过想把那条载送香客们参拜圣地的大船编一个短篇故事而已，此外别无奢望。那倒是嫡出的初胎。然而写了几页之后，不知怎么一来，我觉得不甚满意，便将写好的几页搁置了一些时候；直到去世不久的威廉·白勒克乌先生又为他的杂志向我索稿，我才从抽屉里取出那几页来。

那时候我才恍悟这条香客船的穿插，用于一个不羁的漂泊故事，倒是很好的开端；而且这也是件紧要的事变，让一个单纯而敏感的人物遇着，更能渲染全部“生存的情趣”，那是可以想象得出的。但是这一切写书前的心情和兴奋情绪，当时却很模糊；如今过了这么许多年之后，我也并不觉得比当时清晰。

我搁置在一边的那寥寥几页，在主题的选择上，不无相当的重要；不过全部都是仔仔细细重新写过一道的。当我坐下执笔时，我明知这会是一部长书，虽则我并没预料到这会在白勒克乌先生的杂志上展拓了十三期的篇幅。

我有几回被人询问这是不是我最喜欢的我自己的一本书。我是个极端反对偏爱的人，无论在团体生活，或是在私人生活，甚至在一个作家和他的作品的微妙关系上都这样。照原则上讲，我并无所特别宠爱；但是假使有人对于我的《吉姆爷》表示特别好感，我也不至于觉得不快和生气。我绝不会说我“倒有点不明白……”。绝不会！可是有过一回，我不禁疑惑而且惊讶了。

我的一个朋友从意大利回来，他曾同那儿的一位妇人谈天，她不喜欢这本书。不消说这使我颇引为遗憾，但是使我讶然的是她不

喜欢的理由。“你知道，”她说，“这完全是变态啊！”

这话给了我一个钟头苦思默索的资料。最后我得到这样的结论：纵使在某种程度上承认这主题本身对于女子们平常的感受性未免有点隔膜，可是这位女子绝不能算是意大利人。我诧异她到底是不是欧洲人呢？无论如何，拉丁气质的人民，见了旁人深刻地意识着失掉的荣誉，绝不会觉得是变态的。这样的意识也许是错误的，也许是正当的，也许不免有矫揉造作之嫌；或者不妨说，我的吉姆并不是十分通俗的典型。但是我能对我的读者们大胆保证，他不是从冷酷而牵强的思考里产生的；他也不是欧洲北部阴雾迷蒙的天地里的人物。一个晴朗的早晨，在东方海港的平常环境里，我看见他的形体打近边过去了——恳挚、凄切——深沉、奥妙——如在五里雾中——严守着缄默，该如此，便如此了。我尽了我所能有的同情，要替他的意义寻觅适当的字眼。他是“我们中间的一个”。

约·康

1917年6月

第一章^①

他的身材不到六英尺^②，差一两英寸^③样子，他的体格很结实。走路时候，他一直望着你冲来，两边肩膀微弯，头在前，眼睛是从眼皮底下瞥着你，活像一条来势汹汹的公牛。他的声音是沉重的，震耳的。他通常带种顽梗固执的态度，可是绝没有什么侵害人的意思；他仿佛是不得不如此，而且对自己似乎也像对别人一样顽梗。他穿的很干净，浑身雪白，从鞋子到帽子，你找不出一个污点。他靠替船货商拉生意过活，在东方许多码头上很能获得人们的好感。

一个水上兜买卖的伙计绝对用不着有什么特长，可是他必得是个所谓能干的人，而且办起事来真显得伶俐。他的工作是一碰到有船快抛锚，就跟其他这类伙计竞争，从船帆、蒸气、木桨底下赶快跑去，笑嘻嘻地向船主招呼，硬给他一张名片，上面印有船货商的店名；当船主第一次上岸时候，他就暗地里一直领他到一家山洞也似

① 第一章至第二十二章为梁遇春译，为保证译文原貌，故很少改动。

② 英尺：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尺 \approx 30.48厘米。

③ 英寸：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寸 \approx 2.54厘米。

的大铺子，里面满是船上吃喝的种种东西；在这铺子里面，你能买到船上的一切用品，使你的船可以漂洋过海，可以显得夺目，从锚缆上的一套钩链到贴船尾雕刻用的一本金叶；在这铺子里面，一个陌生的船货商会像亲兄弟一般款待船主；在这铺子里面，有一间阴凉的客厅，排有安乐椅、酒、雪茄、文具同一本海港规则。他们热烈的欢迎足够使航海人三个月海上生活在心里堆积的盐水都溶化掉。他们同船主这样开头的关系老是继续下去，全靠这位兜买卖的伙计天天到船上去拜访，一直等到这只船离开海港。这个伙计对于船主是诚实得像个好朋友，周到得像个孝顺儿子，有约伯那么忍耐，有女人那么专一无私，可是又像个酒友那么嘻嘻哈哈有兴致。末了他把总账送进去，就完事了。这真是个巧妙的、近乎人情的职业，所以好的水上拉生意的伙计是难得的。这样能干的伙计若使又兼有从小当过水手这个好处，那真值得雇主出很高的工钱，费很大劲去讨好。吉姆一向挣很高工钱，人们那样百般迁就他，就是魔鬼遇到了也会感恩；他却毫无良心，有时忽然间不干了，离开了。他所给的理由，他的雇主一看就知道无非是种托词。他一走开，他们立刻骂他“该死的傻瓜”！这是他们对于他感觉锐敏的心灵唯一的批评。

海边做生意的白种人和海船船主只知道他叫作吉姆。他当然还有个名字，可是他只怕人家说出。他这样把名字隐起来，并不是怕人家认识他，却是怕有一件事情会让人家知道；但是他这个匿名办法有点像筛箕，漏洞极多，那件事情终久又泄露了出来。那件事情一露出马脚，他立刻离开当时所待的港口，到另一个海港去谋生，常是望东迁移。他所以不离开海港，一则他是个从大海流配出来的航海人；二则他光是能干，只好做水上拉生意的伙计，不宜于干别种勾当。他总是井然

有序地望太阳出来的方向退去，可是那件事情迟早又被发觉了，简直无法逃避。这样许多年来他陆续出现在孟买、加尔各答、仰光、槟榔屿、巴塔菲亚^①；在每个驻足的地方，他只是水上拉生意的伙计吉姆。后来他那锐敏的眼光看出运命对于他是绝不宽容的，他只好永远离开港口同白种人们了，甚至于跑到蛮荒森林里去，捡个马来人住的林中乡村来埋没他这个可怜的本领。那里居民就在他这个简单名字之上添一个头衔，喊他做“土安”吉姆；仿佛我们喊吉姆爷一样。

他来自一个牧师的住宅。许多大商船的船主都来自这些虔敬恬静的家庭。吉姆的父亲对于宇宙神秘了解得这么多，足够训练茅舍居民，使他们有正直的性格，却不至于扰乱深宅大院里面先生们心里的安宁，他们该住好房子，这大概也是出于全知全能的上帝的旨意罢。那个小礼拜堂看去好像是从杂乱绿叶里露出来的生满了藓苔的一块灰色岩石，站在山冈上已经有好几百年了，不过四旁的树林也许还记得礼拜堂安基石；底下算是牧师住宅，房屋的红色正面在草地、花床、杉树当中显得鲜艳有生气；后面是一片果园；左边有一个铺石头的院子，是放马用的；还有花房倾斜着的玻璃附着另一面砖墙。这个牧师职属于他家里已经有好几代了，但是吉姆还有四个兄弟，所以他读了一些小孩子看的海洋文学，显露出对于海的兴趣之后，他家里人立刻把他送到“商船船员训练舰”去了。

在那里他学了一些三角，同怎样走上桅机桁。大家都喜欢他。航海术他考了第三名，而且当第一只快艇的划手。他的职务是管前檣楼，头脑既清醒，体质又好，在那里的确很精明强干。他真像个注定

① 即雅加达。

在危险当中出色的好汉，俯视底下这一大群安静的屋顶（那是给棕色的潮水分成两大片的），心里很瞧不起。在这高楼上，他可以望见许多工厂烟囱零落地散布于平原远处，笔直站着，衬在嵬嵬的天空下，个个细得像一根铅笔，还喷出烟雾，好比火山一样；他又能够看见出港的大船，来往不停的宽边渡船，以及脚下浮动的小舟。庄严的海景隐约涌现天边，他心里蕴有对于将来冒险生涯的无穷希望。

一到底下舱面，听见二百来个五方杂处的人们嘈杂的声音，他简直忘却自己了，幻想着自己是在亲身经历许多海洋故事中所描述的那种冒险生涯。他看见自己从将沉覆的船上救出受难的人们，在狂风暴雨里斫断船上的桅杆，游水穿过挤出一行白线的巨浪；或者是遇险后漂流着一个孤零零的人，赤条条，打光脚，踏着露出来了的暗礁，找一些贝类来充饥；或者在热带海岸上碰到生番，在白浪如山的海上镇压水手暴动，或者在大海里一只小艇中鼓起失望的人们的勇气——总之，他可以做个忠于职守的好榜样，丝毫没有畏缩，像书里所说的水上英雄那样。

“发生什么事了。快来。”

他跳起来。许多水手涌上扶梯。他能听到上面有一大阵奔跑叫喊的声音；但是一挤出舱口，他就站着呆住了——好像糊涂了。

这是一个冬日的黄昏。暴风自中午后重新刮起，河上交通都停顿了，现在一阵一阵地“呼呼”价响，带有飓风的力量，“轰轰”的声音好似隔海大炮发出的礼炮。急雨斜飞着，一片片打来，时起时停。吉姆间或看到翻斤斗的怒潮里吓人的景物，比如混在一起、在岸旁颠簸的小船，飞雾里呆立不动的房屋，笨拙地对着铁锚颠扑的宽边渡船，起落不定、给浪花埋没了的埠头。第二阵狂风似乎把这些全

吹掉了，到处都溅着浪花。暴风当中的确有一个目的，天翻地覆的无情纷乱里夹有一种愤怒的严肃，这又好似是专对着他而发的，叫他害怕得不敢出气。他呆站着，觉得自己给风吹得旋转了。

人们挤到他身上来了：“快艇上赶快备人呀！”小孩子从他身旁跑过去。一只走内海的小商船驶进来躲风，冲撞了一只抛了锚的双帆船，这个出险给船上一位教师看见了。一群小孩子爬到栏杆上，围着吊艇架：“碰船，刚在我们前头。赛梦兹先生亲眼瞧见的。”他们在后面一推，他站不住脚，摔到尾桅上，抓着一根绳子。这条系在碇泊所的练习舰浑身发抖，船头对着风轻轻点首，船上几根绳子用低沉的声音，喘不过气来的样子，唱出年轻时飘游海上之歌。“下水！”看到快艇坐好了人，迅速地由栏边落下，他就直跑过去，听见一声泼刺。“放手，把轴轳拿开！”他凭栏看去，旁边的河水吐出一线一线白沫，好像沸滚了。朦胧光景里快艇隐约可见，正给潮水和狂风的魔力抓住，跟大船并肩上下。艇里传来一个大声地疾呼，他模糊听到：“你们要救人，就得好好划！你们这班小狗！好好划！”突然间快艇抬起船头，木桨高举，一下子跳过一个浪头，潮水同狂风拘束不住它了。

吉姆觉得有人重重地握他的肩膀。“太迟了，年轻人。”船主看见这个小孩子好像要跳出船，赶紧把他一把抓住。吉姆抬头望着他的时候，眼睛里有自知失败的苦痛神情。船主同情地微笑一下：“希望你下次运气好些。这回教导你此后应该敏捷些。”

快艇回来，博得大声的喝彩欢迎。半船都是水，有两个累坏了的人在船底木板上漂着。吉姆现在觉得天风海涛的骚动同威吓只值得藐视，因此更后悔当初不该怕这个纸老虎的威吓。他仿佛一点儿也不怕狂风了，还能够对付更大的危险呢。他真干得出来，并且比谁都强，

心里一丝的恐惧也没有；可是那天晚上他在独自默想，而快艇上划头桨的人——一个脸儿像女子、有一对灰色眼睛的小孩——却做了底下舱面的英雄。爱听新闻的人们都围着他探问。他说：“我刚刚看见他的头露出，赶紧把钩篙插到水里去，勾着他的裤子了。我自己几乎摔了出去，幸亏赛梦兹这个老头儿丢开舵柄，来攫住我的大腿。船差不多要翻了。赛梦兹这个老头儿真不错，他对我们粗鲁些我并不在乎。他抓我大腿时候，老是咒骂我，这是他的办法，等于叫我不放松钩篙。赛梦兹这个老头儿总是一下子就冒火——对不对？我救的不是短小漂亮的那一个，不，却是有胡子的那个大汉。我们把他拖上来，他呻吟着，‘呵，我的腿呀！呵，我的腿呀！’眼睛盯着我们。你们想一想，这么大的一个汉子像个小女子那样晕了过去！你们里面有谁给这钩篙刺一下就会晕过去吗？我是不会的。刺进他的大腿这么深。”他拿出钩篙，这是他故意带下来卖弄的，大家见了果然很惊奇，“别说傻话，不是他的腿抓着——却是他的裤子，不过血自然流出许多了。”

言姆认为这是无聊的虚荣心的表现。那阵狂风无非吓一吓人，并无实力，所促成的英雄举动当然难免是虚伪的。这阵海天骚扰使他生气，因为它是这样乘他的不备而来，无端挡住他慷慨冒险的决心。若使不是为了这个，他倒觉得高兴自己没有参加这次快艇的打救，这回的成就真是不大高明。而且说到增广见识，他觉得他的获益远在真真干打救工作的人们之上。他相信将来有一天当大家都畏缩的时候，只有他知道怎样去对付狂风大海的无谓的威吓；他懂得该怎么样看待这些。其实只要你心里不害怕，这些算不得什么。他自己心里是一丝恐惧念头也没有的，所以惊心动魄闹了一场的结果，是他更有把握，想到将来的冒险，觉得自己有了无往而不自得的勇气。

第二章

训练了两年，他到海上去了。走进了他从前整天梦想着的境界以后，说也奇怪，却碰不到一件冒险事情。他航行好几次，知道海连天里的古怪单调生活。他得忍受人们的指摘，大海的虐待，日常呆板的苦工，为的是混一口面包。这些工作真真的报酬是会给人们一种乐业的精神，这个好处他却得不到。不过他不能回家里去了，因为海上生活起先有强烈的引诱力，后来虽然叫人失望，却已经使人们甘心当海上的奴隶了。大海的确具有这副本领，任何其他生活都赶不上；而且他前途很有望。他态度文雅，能耐劳，肯服从，又十分明白自己的职务，所以过了没有多久，虽然年纪还很轻，居然高升当一只大船的大副。他也没有经过危险事情的试验，这些事情在光天化日之下揭出一个人的价值、锐气同本质，宣布他抵抗的能力同实在的胆量，不但给别人知道，也让他自己晓得。

这些时候里，只有一次他又瞥见大海生气时所含的严肃意义。这条真理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常常显露出来。狂风暴浪的危险也有各种程度，只是偶然你会在事实的表面上看见恶毒的用意——那是

一种无法描摹的可怕空气，迫使一个人在理智和感情两方面都相信这些不幸的纠纷、这种海天的剧怒，完全是对他而发的，带着恶意，带着无法拘束的大力，带着脱缰而驰的残酷，那是要从他身上扯去他一切的希望同恐惧，他的疲劳苦痛同他的憩息愿望；那是摔破、毁坏、灭绝他所看过的、晓得的、喜欢的、享受的、厌恶的——总之人生所必需的、再贵重不过的一切东西，比如阳光、记忆、将来；那是用了要他的命这件简单可怕的事实，来把整个世界从他眼前扫去得无影无踪。

有一星期风浪大极了，他那位苏格兰船主后来常说：“汉子！我真不明白这只船怎么能够支持过去了！”这个星期开头，吉姆给一根倒下的桅杆压坏了，一连躺了好些日子，糊里糊涂的，没有一点希望，心里难过得好像在不安定的深渊底下。他绝不关心他会有怎样结果；心境清醒时，他还把自己的冷淡估计得太过分了。其实，看不见的危险正同人们心里的幻想一样模糊不清。恐惧在他心里渐渐淡化成影子了。他既没有受到刺激，也就昏沉沉的，懒得去胡思乱想了；胡思乱想才是一切恐惧的源泉，人类的大敌。吉姆什么也没有看到，只瞧见颠簸着的舱房的纷乱情形。他死板板地直躺在这小块残破的地方当中，暗自高兴现在用不着到舱面去做苦工了；不过有时一阵压不住的悲哀把他整个人抓住，使他在毡毯底下喘气扭动。那时他真是绝望了，要他作任何牺牲都行，只要他能够逃脱会带给他这种痛苦感觉的无谓、苛刻的生活。后来天气又晴朗起来，他也就不想这些了。

他的脚还是跛着。船驶到东方一个码头，他不得不进医院去。他复原很慢，船开走了，他还滞留在医院里。

白种人住的病房，除他外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炮舰的会计，从舱